

西夏文刊本《金光明最勝王經》

的兩幅扉畫

Two Frontispieces in the Tangut Blockprint of the Sutra of
Golden Light

院

chin-shan

國立故宮博物

胡進杉 Hu

法光學

壇 Dharma Light Lyceum

第六期 (2002 年) 頁數 117-147

法光雜誌社 台北市

p.117

提要：

本文主要是探討北平圖書館寄存本院的二本西夏文刊本《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七和卷九的扉畫，首先依據此經〈流傳序〉和〈跋文〉的記載，考訂本書的版本，及其刊印的目的；其次針對扉畫本身，從圖像旁的西夏文題記，再配合經典的原文，逐次說明每個圖像的意義和所描繪的情節；第三由版畫的技巧和佛教版畫發展的歷程，分析此二幅扉畫的價值，歸納成三個特點：1 內容詳實、切中要點；2 構圖新穎、頗富奇趣 3 扉畫奇珍、經變瑰寶。

【關鍵字】西夏文、扉畫、經變、題記

p.118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f the present paper centers around the frontispieces of fascicles seven and nine respectively of two Tangut blockprints of the Sutra of Golden Light which the Palace Museum keeps for the Peiping Library. First, on the basis of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e preface and the colophon, it is established with editions we are dealing here. Secondly, the meaning and contents of the frontpieces is elucidated step by step with reference to the headings of the picture and the text of the scripture proper. Finally, the value of the illustrations is analyzed in terms of artistic skil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book illustrations. Three feature stand out: the depiction is realistic and captures what is essential, the arrangement is novel and rich in special effects; as frontispieces the illustrations depict the contents of the scripture are rare and precious.

p.119

一、前言

佛教傳入中國後，於政治、社會、思想、文化、藝術、風俗各方面都產生了莫大的影響，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對我國印刷術的發明與運用，也有著密切的關係，從現存的唐代雕版印刷品，無論是韓國慶州佛國寺發現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成都出土的《陀羅尼經咒》，亦或是咸通九年(868)的《金剛經》，幾乎都是佛教印刷品，由此看來雕版印刷術極可能是由佛教僧侶倡導，并由雕刻工匠參與而試驗成功的。

反過來說，印刷術對書籍的複製和流通起了很大的助力，同時也是一件弘法的利器，因此出於信仰的需要，佛教徒利用印刷術雕刻了許多精美的經書，而為了莊嚴佛經，甚至利用圖畫對群眾的廣染力，往往在經冊中附以插圖，來吸引讀者，隨著版畫技術的進步，從簡單的構圖，演變到繁複的佈局，甚至把描繪經文內容的經變圖，從整個牆面的壁畫，改用刻版，放在經卷的前面，成為尺寸間的扉畫，使定點單一的圖像，化身千萬，散入五湖四海，這些扉畫原本只有傳播佛法的實用目的，但經畫家的巧妙構思，刻工精審的雕刻，往往成為一件不可多得的藝術品。

北平圖書館寄存本院的兩本西夏文刊本《金光明最勝王經》，不但版本稀有，每冊卷首均有扉畫一幅，畫的是該經卷七和卷九的經變圖，其內容翔實豐富，線條構圖亦充滿藝術趣味，然歷來治版畫者，鮮少有對其深究，有鑑於此，本文擬分成本書的版本、扉畫的內容、扉畫的特色三部份，對此二幅扉畫加以探討，並作一簡單的結論。

二、版本

北平圖書館寄存本院西夏本刊本《金光明最勝王經》（），存二卷（卷七及卷九），二冊，經摺裝。卷七，首尾完具，封面題簽俱存，卷首扉畫二頁，次像記一頁，次經文 34 頁半；卷九，首尾完具，封面題簽佚，卷首扉畫二頁，次像記一頁半，

p.120

次經文 42 頁半，上下雙欄，每半頁版框高 19.1 公分，寬 10.1 公分，六行，行 16 字，平均五個半頁為一版，兩版接縫處，有漢文「金光卷幾」、「金光幾」及「幾卷尾」字樣，下記版數，無刻工姓字，二冊均刷印於薄毛邊紙上，墨色清晰，筆畫峻利，鋒稜畢現，結字方整（圖一），但卷九第九版，則筆畫圓潤，書體流麗（圖二），異於他版，或為其他刻工書手所為。

此書卷七附有小簽條，上記「第拾壹號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七」，卷九簽條「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九宋刻本」，紙背有「第十三號」字樣，此與《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周叔迦之〈館藏西夏文經典目錄〉文中所載之書號，卷次相符，^[1]且該書所附「西夏槧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九」書影，^[2]即是院藏此經之卷九的扉畫和像記，可見此二冊即當時周文所敘錄的本子，據該文所說，《金光明最勝王經》共有十卷，缺卷二，其中卷一、卷四、卷五、卷六、卷九、卷十，各有副本一，故館藏編號為第一號至第十六號，卷一扉畫後有〈金光明經懺悔滅罪記〉（）九頁，

次為沙門慧覺（）所撰的〈金光明最勝王經流傳序〉（）五頁，十卷末有跋文半頁，人名一頁半，皆每半頁七行，行十六字，末二行二名為漢

文，但卷末封面不存，人名或不以此。^[3]

本經刊行的時間，上引周文定為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即西夏仁宗乾祐十五年，而《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則為定「元代刊本」，^[4]但我們依據此經卷首的流傳序和卷末的跋文，它是刊行於西夏已亡，而忽必烈尚未建立元朝的大蒙古國時期，此外序文跋文中也提到此經所根據的漢譯本，翻譯成西夏文的經過，以及刊行的緣起，現先將其原文引述如下，再作說明：

[1]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編輯部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台灣學生書局，民國56年，頁2772-2773

[2]同註1，頁2444-2445

[3]同註1，頁2763-2775

[4]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國立中央圖書館，民國58年，頁175

p.121

（一）流傳序^[5]

譯為漢文為：「五、大周長安二年，義淨三藏奉詔於長安西明寺重譯此經為十卷三十一品，長安壬卯（按：應為癸卯）三年己未十月庚戌四日譯竟，文詞明晰，義趣俱全，未曾有也。其後，度解三藏安全國師沙門白智光奉白高大夏國明盛皇帝及皇太后梁氏之詔，譯漢為番（按：即西夏文），文詞斑斕，若星月輝天，義理湛妙，似波光耀海，從此茲經廣佈，帝王后妃頂戴受執，恭敬奉行，臣民僧俗，讀寫誦持……至仁尊聖德皇帝讚承大寶，為使佛事更新，正法重隆，三寶顯威，四本增明，乃集如龍象猛虎大師，詳為校訂是經，並譯其註疏……後因夏國

如冬至葉落家國滅亡，而大朝國（按：即蒙古國）興，此經沉淪，為時已久矣，夫佛法存滅，端賴是經，故當廣宏也。」

[5]史金波、白濱、吳峰雲編：《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頁390

p.122

（二）跋文^[6]

譯為漢文為：「今釋迦已滅，正值末法之時，夫佛法住世盛衰，實賴此經，大朝國信眾施主陳智高，繫念斯語，生起大願，番國舊時印板，國亡毀失，故捨淨財，令雕新字，起乙巳年八月十五日，於丁未年刻畢，而施印於淨紙，願以此善根，上報四恩，下濟八苦，復隆正法，重新佛事，智高等十惡五逆罪惡止滅，三惡八難苦報不受，現生極樂，終成佛道。亡者，慈父陳智寶師、陳昔黑護、兄陳智護師、兄陳花嚴茂、弟陳智覺……」

從上述的序跋文，對本經之版本可得出三點認識：

（一）刻印時間：始雕於1227年西夏亡國後，^[7]大蒙古國統治時期的乙巳年八月十五日，而於丁未年刻畢印行。1206年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國，至至元八年（1271）元世祖忽必烈始採用「大元」作為國號，這期間華北漢地稱蒙古國為「大朝」，即序跋文所稱的「大朝國」，此外在中統元年（1260）前，蒙古並無年號，唯用干支或以十二生肖動

[6]同註5，頁391

[7]宋理宗寶慶三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夏乾定四年（1227），夏主趙睨即位，二月，蒙古取積

石州，三月再破沙州，六月睨出降，夏亡。見清·吳廣成撰，龔世俊等校證：《西夏書事校證》，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頁499-500

p.123

物名稱繫年，^[8]自1227年到1260年的乙巳年只有一個，即乃馬真皇后稱制的第四年（1245），而丁未年為元定宗二年（1247）。

（二）刊印者：為西夏人陳智高，刊印的目的，在於興隆佛法，並祈自己及亡親陳智寶師等人，能滅罪除苦，往生極樂世界，終成佛道。

（三）所根據的原本：是白智光大師於西夏惠宗（1067-1086）時由漢文譯成西夏文，並在仁宗（1139-1193）時重新校訂的本子。《金光明經》的漢譯文共有五種，^[9]智光所依據的是義淨的漢譯本，共十卷三十一品，全經依義理分為三大部份，初為序分即第一品序品，次為正宗分即第二品到第十品，其餘二十一品為流通分。本經的主旨在正宗分，首〈如來壽量品第二〉，因妙幢疑問，如來壽命何因短促，為說如來壽量無限，但為利益眾生，示現短促，又說種種十法能解如來真實理趣，說有大般涅槃；次〈分別三身品第三〉，因虛空藏請問，詳說佛有法、應、化身；〈夢見金鼓懺悔品第四〉，說妙幢夢見婆羅門擊金鼓出聲，說懺悔法；〈滅業障品第五〉，因帝釋問，說修行大乘，攝受邪倒有情曾造業障者懺悔除滅之法；〈最淨地陀羅尼品第六〉，說十地行，及各地所得護持陀羅尼；〈蓮華喻讚品第七〉，說懺悔法因緣；〈金勝陀羅尼品第八〉，說受持此陀羅尼即是供養諸佛，得其授記，隨其所求無不圓滿；〈重顯空性品第九〉，略說空法，令聞者悟入勝義，正修出離；〈依空滿願品第十〉，說依空性行菩提法修平等行。而流通分的二十一品，則廣說諸天護世、增財、益辨、除災、顯經利益、授記、除疑，並說往因苦行，末後菩薩同讚以及如來付囑諸事。^[10]

在佛教中，《金光明經》與《法華經》、《仁王經》同為鎮護國家之三部經，^[11]此經從印度傳到中國後，就很受中國人的崇拜信仰，

[8] 蕭啓慶著：《蒙元史新研》，允晨文化出版社，民國 83 年，頁 25-47

[9] 《金光明經》五種漢譯本：《金光明經》四卷，北涼·曇無讖譯；《金光明帝王經》七卷（或六卷），陳·真諦譯；《金光明更廣大辯才陀羅尼經》五卷，北周·耶舍崛多譯；《合部金光明經》八卷，隋·寶貴等糝編；《金光明最勝王經》十卷，唐·義淨譯，見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佛光出版社，1988 年，頁 3524-3525

[10] 藍吉富編：《中華佛教百科全書》，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1994 年，頁 3079

[11] 同註 10

p.124

並且在西域亦是一樣流行著，如于闐、吐蕃、回鶻都有本國文字的譯本，西夏介于這三國和中國之間，又當東西交通的孔道，其在西夏的傳佈勢必相當普遍，^[12]如西夏神宗於 1214 年就命人以泥金繕寫此經，求佛護佑其國土，他的發願文曾如此讚嘆此經：「朕聞我佛世尊，以本根智，證一味真實義，依後得緣，開千異妙法門。其中守護家國，福智蓄集，世俗、勝義雙全，現身、來世速益者，唯此《金光明經》是也。」^[13]因此西夏雖亡，但由於此經的殊勝，其刊行對飽受亡國之痛戰爭荼毒的廣大西夏信眾來說，無疑是慰藉心靈的一大福音。

三、扉畫內容

西夏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七有三品：

（一）（無染著陀羅尼品第十三）、

（二）（如意寶珠品第十四）、

（三）（大辯才天女品第十五）；卷九計有五品：

（1）（善生王品第二十一）、

（2）（諸天藥叉護持品第二十二）、

（3）（授記品第二十三）、

(4) (除病品第二十四)、

(5) (長者子流水品第二十五)，因此這二卷在內容上都是屬於流通分的部份，現將二卷的扉畫分別說明如下：

(一) 卷七扉畫

本卷扉畫計四個半頁(圖五)，圖中人物旁刻有題記十四則，依經文出現之次第，將其編為 1~14 號(圖六)，另有像記二個半頁(圖七)，現將圖中內容敘述如下：

1.

(本尊欲護內道友故與眾說陀羅尼)

本尊指世尊釋迦牟尼，他是本經的講主，在此卷中為護持救度內

[12] 王靜如著：《西夏研究》第二輯，〈引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81 年

[13] 史金波著：《西夏佛教史略》，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41

p.125

道友(佛教徒)，除自己分別向舍利子和阿難宣說陀羅尼外，也印可諸菩薩天眾所說的陀羅尼，因此也是本卷的主角，故將其畫於主要的位子，手作說法印，結跏趺坐於法座上，左右菩薩諸天瞻仰圍繞，四周佈滿祥雲天花。

2. (對舍利子開示無著方處總持)

此圖繪〈無染著陀羅尼品〉之內容，舍利子合掌胡跪，聆聽佛說法，舍利子頭上一圓圈，內畫一金剛杵，代表法門，佛告舍利子，有法門名「無染著陀羅尼」，非方處，非非方處，非法，非非法，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事，非非事，非緣，非非緣，非行，非非行，無有法生，亦無法滅，若有人受持此陀羅尼，百千劫所發正願無有窮盡，身亦不被刀杖毒藥水火猛獸之所損害，即為舍利子演說該陀羅尼。^[14]

3. (亦對阿難說遮止障難陀羅尼)

從3至7是描繪〈如意寶珠品〉的內容，在本圖中，阿難胡跪於佛前，雙手合十，恭聆佛敕，頭上亦頂戴有代表法門之金剛杵，佛為其演說「如意寶珠陀羅尼」，此咒能遠離一切災厄，亦能遮止諸惡雷電。^[15]

4. (觀自在奉大悲威光護念密咒)

在本卷中，除上述佛親為舍利子和阿難分別說的兩個陀羅尼外，其餘的皆是菩薩諸天所說，首先是觀自在菩薩作居士裝扮，跣足恭立世尊左側，雙手捧一象徵法門的金剛杵，代表所說密咒，奉獻於佛，經上說，佛告阿難已，觀自在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於佛前說「如意寶珠神咒」，誦持此咒者，能蒙觀自在菩薩大悲威光之所護念。^[16]

5. (執金剛亦奉無勝擁護陀羅尼)

執金剛亦作居士裝扮，跣足恭立世尊右側，於觀自在演說密咒

[14] 唐·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大正新修大藏經》，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民國72年，第16冊，頁432-433

[15] 同註14，頁433

[16] 同註15

p.126

後，亦於佛前奉獻「無勝擁護神咒」，若有人憶持此咒者，彼於晝夜，常護持是人，於一切恐怖乃至狂死，悉皆遠離。^[17]

6. (索訶主大梵天王奉梵治密咒)

索訶世界之主大梵天王，頭戴王冠立於觀自在菩薩側，於執金剛說咒後，亦於佛前奉獻「梵治神咒」，誦此咒者，能得其擁護，令離憂惱及諸罪業。^[18]

7. (四王奉施眾生無畏陀羅尼)

（多聞天王）、（持國天王）、（增長天王）、（廣目天王）等四大天王，頭戴兜鍪，身著鎧甲，侍立世尊右後側，於梵天王說咒後，於佛前演說「施一切眾生無畏神咒」，此咒能令一切眾生得安樂，增益壽命，無諸患苦。^[19]

8. （又大辯才天女）

以下各圖均描繪〈大辯才天女品〉，此品約占卷七之三分二，故其圖像也占全扉畫之一半，畫中有二大辯才天女像，一作民女裝扮，立於執金剛右側，一即本圖，一首八臂，各持弓、箭、刀、斧、長杵、鐵輪及絹索，相貌端嚴，跏趺坐於蓮台，^[20]因其為本品之主講，故畫中除世尊外，以她最醒目。

9. （對持經法師施與辯才莊嚴）

大辯才天女（sarasvati）原為印度所信仰的河神，後來輾轉成為佛教的護法神，主掌學問辯才、音樂和福德，^[21]彼亦在法會中聽佛說法，此時從座起，於佛前發願，若有法師說是《金光明最勝王經》者，彼當益其智慧，具足莊嚴言說之辯，若彼法師於此經中文字句義，所有忘失，皆令憶持能善開悟，復與陀羅尼總持無礙，^[22]即圖中所繪，一比丘在樹下席地而坐，前有一桌案，手持經卷，滔滔說法狀，桌前白衣三人，或坐或跪，合十聽法。

[17]同註 14，頁 433-434

[18] 同註 14，頁 434

[19]同註 18

[20]同註 14，頁 437

[21] 同註 10，頁 5999

[22] 同註 18

10. (爲安場結界而和香水施咒)

大辯才天女爲除滅樂聞《金光明最勝王經》眾生之障難，於佛前說咒藥洗浴之法，其法先以菖蒲、牛黃、苜蓿香等三十二味香藥，以布灑星日，於一處擣篩，取其香末，施咒一百八遍，即畫中大辯才天女右下，一男子於篩板中擣篩香末，其後於寂靜處安置壇場，此即大辯才天女正下方之圖，此壇場方八肘，壇場四門有四童子守護，壇邊置潔淨金銀器，盛滿美味及乳蜜，並熏燒安息香，壇之四邊懸掛幡蓋繒綵，壇中埋一大盆，其上安一漏版，用前香末和以熱水，然後誦結界咒。^[23]

11. (浴身能治眾病穰除諸難)

此即畫中大辯才天女右側之圖，樹林裡有一四方帷幔，一人正在前面所說的和有香末的熱水中洗浴，其衣服則掛在幔旁之樹枝上。若依此法洗浴，則能治身上種種痼疾，其他一切災變厄難亦能除遣。^[24]

12. (辯才獻密咒如來讚難思議)

此圖大辯才天女作民女打扮，侍立於執金剛後，雙手捧代表法門之金剛杵作供養奉獻狀，佛因天女爲安樂利益無量無邊有情，而說上述之神咒及香水壇場法式，而嘆其果報難以思議。^[25]

13. (婆羅門承佛威力讚請天女)

婆羅門僑陳如作士子狀，立於天女側，雙手合十，爲眾生求妙辯才及諸珍寶神通智慧，廣利一切，速證菩提，承佛威神力，以偈讚請大辯才天女說神咒。^[26]

14. (天女說密咒僑陳如聞已歡喜故重以世諦法讚)

大辯才天女從僑陳如之請，爲說咒及受持法式，僑陳如聞已，歡喜踊躍

歎未曾有，乃頌說大辯才天女利益眾生的世諦法門來讚歎她，圖中繪一高山，山上森林茂密，山頂有一茅屋，屋中一天女結草爲

[23] 同註 14，頁 434-435

[24] 同註，14，頁 435

[25] 同註 24

[26] 同註 14，頁 436

p.128

衣，翹一足而立，此即經中所說：「依高山頂勝住處，葦茅爲室在中居，恒結軟草以爲衣，在處常翹於一足。」茅屋前繪雞、虎、獅各一，即「師子虎狼恒圍繞，牛羊雞等亦相依」，獅子後有一行人，頭作回望狀，但兩腳卻不覺地走向水波滾滾的大河，行人右下有一人陷入熊熊的大火中，此即經文的或逢火坑或遇河津險難，因得大辯才天女之護佑而免除；行人之右，一人冠冕垂拱而坐，代表國王，其後一人雙手合十而立，枷鎖鐵鏈散落兩旁，代表是人一心歸依禮敬大辯才天女，得以免除惡王之處罰；其右山林間，一人持刀作離去狀，兩人彎腰拱手答謝，此即繪經中所說或爲怨讎殺害，若能至心祈請辯才天女，仇人將自行離去，而憂怖自然解脫。^[27]

二、卷九扉畫

本卷扉畫亦有四個半頁（圖八），題記二十六則，將其編爲 1~26 號（圖九），另有像記三個半頁（圖十），扉畫的內容如下：

- 1.（善生輪王夢中聽寶積說此經）

本卷扉畫的主角亦是釋迦牟尼佛，跏趺坐於蓮台上，手作說法印，本卷的主題為佛說其前世的兩個故事，一是為善生轉輪王的故事，即〈善生王品〉的內容，一為長者子流水的故事，即〈除病品〉和〈長者子流水品〉的內容，整卷的內容由畫面的右側向左側展開，編號 1 自 7 描繪〈善生品〉，圖 1 一王者站立，頭戴王冠，此即釋迦牟尼的前世善生王，彼住於妙音聲城中，其上繪一王者臥於睡榻，表示善生王夜夢寶積法師演說《金光明最勝王經》。^[28]

2. (夢覺尋彼師懇請求妙經)

圖中善生王夢醒出王宮，來至樹下，見寶積法師坐於高座上，王雙手作揖，請其說《金光明最勝王經》。^[29]

3. (手持如意珠欲供養正法)

[27] 同註 14，頁 436-437

[28]同註 14，頁 444

[29] 同註 29，

p.129

寶積受善生王之請，為說《金光明最勝王經》，王聞已大喜，為供養此經故，乃手持如意寶珠，為眾生發願，^[30]圖中善生王跪於地上，雙手捧珠，作祈請發願狀，身後一侍者撐一傘蓋。

4. (發□□天雨寶國中)

善生王發願請上天降七寶雨，讓所有匱乏資財的眾生，皆能隨心受用，天受其感動，隨即下七寶雨，^[31]圖中繪一三角形，內有瑪瑙、磲磔、珍珠等七寶。

5. (佈施寶髻末法中比丘僧)

天雨七寶後，國人飲食衣服皆無匱乏，善生王命人持此寶供養寶髻佛及所有的比丘僧，^[32]圖中一佛右脅臥於床榻，表示寶髻佛已涅槃，為末法時代，佛前一僧盤腿安坐座墊，雙手合十，一人捧七寶向其供養。

6. (昔善生供法故今為能仁本師)

佛告大眾，善生王為彼前世，因以四洲之諸珍寶供養《金光明最勝王經》，此世得證菩提為釋迦牟尼佛，^[33]即圖中一佛跏趺坐於法座上，手結說法印。

7. (昔寶積說此經今為東方不動佛)

此為最右上之圖，一佛跏趺坐於法座上，手結禪定印，即經上所說之東方不動佛，彼之前生乃寶積法師，因演說《金光明最勝王經》之功德，今世得以成佛。^[34]

8. (令吉祥天女擁護內道友)

8、9 兩圖描繪〈諸天藥叉護持品〉的內容，佛告大吉祥天女，能聽聞《金光明最勝王經》者，是為法寶器，彼曾供養無量百千佛，深植善根，

方得聞此經，因此佛要大吉祥天女等於此經及受持者，一心擁護，令無憂惱，常得安樂，^[35]圖中吉祥天女頭束雙髻，雙手合十，

[30]同註 29，

[31] 同註 29

[32] 同註 29

[33]同註 29

[34] 同註 29

[35] 同註 14，頁 445

p.130

恭立佛左下方，敬受佛敕。



9. (一切諸天守護誦持演說書寫此經者相)

即釋迦牟尼下方之圓圖，圖中有三出家眾，一人正演說此經，二人合掌恭聽，出家眾前有四天王各持斧戟兵器，及天帝釋風火諸神藥叉王等，雙手作揖，禮敬擁護此等講經聽經出家眾。^[36]

10. (往昔妙幢與佛同行故授此記)

10~13 圖為描繪〈授記品〉之內容，本圖妙幢菩薩，頭戴寶冠，身穿瓔珞，雙手合掌，跏趺坐於佛右側，彼為此《金光明最勝王經》的請主，已於過去無量俱胝那庾多百千佛所承事供養，植諸善根，^[37]今釋迦已講

畢此經，特於會中，予妙幢成佛授記，謂彼將於未來世金光明世界，成佛號金寶山如來。^[38]

11. (銀幢銀光因勝種故今亦得記)

銀幢銀光二人為妙幢菩薩之子，故名勝種，雙手合十，盤坐於佛左下方，恭聆佛教敕，佛為其授記，當金寶山如來滅度後，銀幢將成佛，號金幢光如來，而金光明世界爾時轉名為淨幢世界，金幢光如來滅度後，銀光即補佛位，名金光明如來。^[39]

12. (昔聞佛號緣起勝法今深妙淨信故十千天子得記)

佛右側下有王者十人，頭戴王冠，合掌禮佛，恭聆佛說，此十人代表十千天子，彼亦來會中，聽佛說《金光明最勝王經》，又聞佛為妙幢菩薩父子授記，以往昔曾聞佛號緣起妙法，此時復聽佛說法，心生歡喜，清淨無垢，佛知其善根成熟，即以授記，彼十千天子當於來世高幢世界，次第成佛，皆號面目清淨優鉢羅香山如來。^[40]

[36] 同註 14，頁 445-446

[37] 同註 14，頁 404

[38]同註 14，頁 447

[39] 同註 39

[40]同註 39

13. (樹神疑昔王佛爲說彼緣)

樹神即經中所言之菩提樹神()，士女打扮，立於佛右側，雙手合十，向佛啓稟，往昔十千天子有何勝行，種何善根，暫時聽聞此經，便能得佛授記，佛告菩提樹神，彼十千天子因過去久修正行誓願因緣，今又聽聞此經及三菩薩授記事，心無瑕穢，故予授記。^[41]

14. (寶髻佛之像法時天自在王國中疾疫生)

14~16 均描繪〈除病品〉之內容，承前品菩提樹神之問，佛再說十千天子之本願因緣，在過去無量阿僧企耶劫寶髻佛涅槃後的像法時代，圖中以一佛作涅槃相表示，有天自在光王治世，其國內諸眾生類，皆遇疾疫，爲諸苦所逼。^[42]

15. (流水見苦生悲向慈父學醫術)

天自在光王國中有一長者子名流水，彼見眾生受疾疫所苦，心生悲憫，發願向其父持水()學習醫術，以便救病患，圖中持水坐於墊上，雙手張開，作講說解釋狀，流水拱手端坐其側，聆聽其父之教。^[43]

16. (深解醫典遍諸鄉里救病苦相)

流水既從其父學得醫術，乃遍至各城邑聚落，療治眾病，^[44]圖中繪三流水：一正在桌上搗藥，桌旁藥箱一只，其右一人半臥席上，流水於旁問診，其下有一床榻，流水正攙扶一羸弱的病患。

17. (流水將二子行遊至深險處)

以下各圖描繪〈長者子流水品〉，本品仍承前品敘述釋迦之前生爲長者子流水，救度十千池魚的故事。某時，流水帶其二子水滿()、水藏()

行遊，經城邑聚落，至空谷深險之處，^[45]圖中大人即流水，二小孩即其二子，旁邊山岩峭立，溪澗奔流。

[41]同註 39

[42] 同註 39

[43] 同註 14，頁 447-448

[44] 同註 14，頁 448

[45] 同註 14，頁 449

p.132

18. (肉食等類皆趨一方探其緣由)

承前圖，父子三子見豺狼狐獾鷓鴣鷲之食肉諸禽獸，皆飛奔一向而去，流水心覺有異，前往探其緣由，^[46]圖中畫虎狼梟鷲六隻，張牙舞爪，飛奔一水池。

19. (到野生池邊見水少魚多)

三人隨鳥獸來到野生池邊，池水將盡，池中多有眾魚，^[47]圖中畫一水池，有五條魚幾乎露出全身，表示魚之多，及池水之少。

20. (樹神現半身教導流水)

圖中池邊有一大樹，有一人從樹幹中露出半身，即樹神，面向流水，告訴他你的名字叫流水，有二個意義，一是能讓水流，一是能給與水，今池中魚多水少，應悲愍這些魚，本著你名字的意義，設法給它們水。流水聽後，起更大悲心，此時烈日曝曬，十千池魚痛苦翻轉，頻臨死亡，

流水乃先折一樹枝，蓋在池上，遮蔭池魚，即池旁一人持樹枝正欲遮蓋水池，又四處尋找池水枯竭的原因，發現其水源，因上流漁夫為捕魚故，以大石堵塞河流，水下不來，即圖中有一河，河中堆砌巨石滿，阻斷水流。^[48]

21. (往王所稟告借二十大象)

流水發現河中大石非短時間所能疏濬，乃前往王宮，請求天自在光王借大象二十隻，負水灌池以救池魚，王欣然答應予以二十隻大象，^[49]圖中有一城牆，內有大象二隻，表示皇家象廄中的二十隻大象。

22. (負水灌滿池又至父所取食喂魚)

流水父子三人帶著二十隻大象，又從酒家借來酒囊，到河裡裝水，讓象馱到池邊，灌滿水池，又從父親處，取得家中食物，餵食池魚，^[50]圖中一人提裝滿水之酒囊，準備將囊放到象背，下有二象，代表二十隻象，其背均馱著酒囊，其下池邊有一人，正卸下酒囊，把水

[46] 同註 46

[47] 同註 46

[48] 同註 46

[49] 同註 46

[50] 同註 46

倒進水池。

23. （聞甚深法要命終得生天）

流水餵完魚後，爲使彼等來世能脫離畜生道，往生三十三天，即潛入水中爲眾魚宣說寶髻佛名號、十二緣起法及相應陀羅尼，^[51]即圖中圓圈，寶髻佛跏趺坐其中，佛光普照，周邊有十二隻金剛杵，代表十二緣起法。

24. （四王於佛前獻守護密咒）

圖中四大天王分立於佛左右，聽聞佛說長者子流水的昔日因緣，及十二緣起法的殊勝，乃於佛前獻咒，擁護此法。^[52]

25. （憶知往昔暗中報流水恩彼國花雨及膝）

十千池魚命終後轉生爲三十三天天子，憶起前生流水救命及說法事，爲報其恩，乃暗中來到流水住處，見流水安睡高樓，乃以十千真珠瓔珞置其兩邊，復以十千置其足處，復以十千置於右脅，十千置於左脅，並雨天曼陀羅花，積至于膝，光明普照，種種天樂出妙音聲，令所有睡眠者，悉皆醒悟。^[53]圖中一屋宅，流水正睡於高樓中，樓上十千天子乘祥雲而至，空中降下真珠珍寶，遍滿房舍內外。

26. （國王驚愕問何原因流水答王大歡喜）

翌日，天自在光王問大臣，昨夜國中產生瑞相的原因，大臣請王召流水來問，流水向王述說池魚生天及報恩諸事，王聽後，非常歡喜，圖中天自在光王端坐殿上，流水及大臣正向王稟報發生瑞相的事由。當講完流水和十千池魚的故事後，佛再總結告訴菩提樹神，當時的流水就是他自己，持水長者就是妙幢菩薩，長子水滿即是銀幢，次子水藏是銀光，天

自在光王就是菩提樹神你，十千池魚就是十千天子，因彼等前生，已植善根，今又來聽《金光明最勝王經》，故為授

[51]同註 46

[52] 同註 14，頁 450

[53]同註 52

p.134

記成佛。^[54]

四、扉畫的特色

上二節已分別對此兩張扉畫的版本年代及各畫的內容作一說明，此處擬就其所具有的特色，加以論述，此二者具有以下三項特色：

(一) 內容翔實、切中要點

佛經有的附有扉畫，有的沒有，扉畫作為宗教圖畫之一種，具有傳佈教義的現實作用，放在卷首，固可莊嚴佛經，讓閱經者生敬信心，若能把經典中的情節內容，描繪出來，以圖畫代文字，則不僅只於作莊嚴修飾，更可讓人一展書冊，即能了解此經此卷的內容，而圖畫之感人有時更勝於文字，此時的扉畫再也不是佛經的附庸，而可成為一獨立的作品，這種描繪佛經內容的圖畫，稱為「經變」、「變相」或「佛經變相」，雖多以壁畫來表現，但同樣的形式、體裁亦可施之於扉畫，此二卷之扉畫即是。

作為「經變」的圖畫，雖能單獨成立，但既是描繪佛經內容，則必須忠實於佛經，將經典的要義盡量詳盡地圖繪出來，無疑的，此二扉畫，即具有此一特色。卷七三品的主要內容是佛為救拔苦難的有情，為會眾

說陀羅尼，而菩薩、諸天也為利益眾生，於佛前呈獻密咒及持誦法，在這個法會所提到的人物，如釋迦牟尼、舍利子、阿難、觀自在菩薩、執金剛秘密主、梵天王、帝釋天王、五大龍王、四天王、大辯才天女、持經法師、守護壇場童子、修咒藥洗浴法的修行者、以及憍陳如等均圖列畫中，除帝釋天主和五大龍王外，並於人物周旁附有題記，說明其身份與角色，^[54]除人物外，因這些陀羅尼法門，能與人安樂，消滅毒藥蟲魅厭禱虎狼獅子毒蛇蚊虻諸害，故也圖繪這些鬼魅蛇蝎猛獸，並作走避狀，其他如大辯才天女一首八臂的造型，

[54] 同註 52

[55] 圖五帝釋天主頭戴王冠，手捧代表法門之金剛杵，立於梵天王的左側，於梵天王誦咒後，亦呈獻跋折羅扇 大明咒；五大龍王立於梵天王之後，為首的一位，手捧金剛杵，作呈獻法門狀，彼等於四天王說咒後，亦於佛前說如意寶珠密咒，此二圖雖無題記，但像記卻有，見註 14，頁 43

p.135

持經法師在樹下說法，四童子守護壇場的情形，一人搗篩香藥，一人沐浴洗滌，以及水險、火坑、王難、仇家尋仇等諸情節，也都描繪歷歷。而卷九五品主要的內容，有善生王聽聞金光明經的經過，佛命諸天藥叉擁護是經的教敕，為妙幢、銀幢、十千天子授記，及世尊前生流水的故事，在經中所出現的人物，也都如其身份和所扮演的角色，忠實詳盡的圖繪出來，如同一善生王，有睡臥御榻的、有拱手禮請寶積的、有跪地發願的、有持如意寶供養法師的；同是佛像，有橫臥作涅槃相的寶髻如來、有作說法印的釋迦牟尼、有結禪定印的不動如來；同一四天王，有分立兩旁聽佛說法的四天王、有立於說法比丘前作護衛的四天王；同一流水，有聽其父講解醫理的流水、有搗藥為人治病的流水、有攜子出遊

的流水、救度池魚的流水、睡於高樓的流水；其他如動物大象、池魚、虎豹、豺狼、鷹鷲，場所如宮殿、屋宅、山林、水涯，也都按經文所說一一詳繪。

（二）構圖新穎、頗富奇趣

此二扉畫雖是描繪《金光明最勝王經》內容的經變圖，但在構圖佈局及線條造型上的表現手法，也必須遵循繪畫藝術的創作原理，才能吸引人，總的說起來，此二幅從線條造型來分析，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筆，而其風格是拙稚古厚，不以細緻的線條、圓熟的造型取勝，這或許與出自民間畫工刻手之手筆有關，非若皇家之精雕細槩，但也凸顯西北地區民眾對此一古拙趣味的愛好，尤其在大寫意的筆觸中，更能讓觀賞者悠遊於圖象之外。至於實際的構圖，是按人物的重要性來決定其造型的大小和位置的主次，釋迦牟尼是教主，也是本經的講主，故兩幅扉畫都是以他的比例為最大，且放在最顯著的位置，一翻開書冊，就見到他，且整個畫面也都以他為中心而展開，次要的人物則比例依次縮小，如卷七的大辯才天

p.136

女、觀自在菩薩、執金剛秘密主、舍利子、阿難，卷九的吉祥天女、妙幢、銀幢、銀光、十千天子等，並且以眾星拱月的方式，圍繞在主尊的四周，來襯托主尊的重要性。故事所占畫幅的大小也是按其內容的多寡而定，如卷七大辯才天女的情節，卷九流水的故事，內容都佔整卷的一大半，故描繪二者畫幅也都佔整幅的一半以上，其他內容較少的，則畫幅的面積也相對地減少。

圖像排列的次第，都從右半部的主尊釋迦開始，先向右下，再往左延伸，最後再往右回到主尊，使各個圖面，互相呼應，成一整體。在布局上，

人物造型大小相間，動靜交錯，使整個畫面均衡而不呆板，活潑而有節奏。

其次同樣一組人物或一個人，也因角色的更換或區別個體的需要，在其裝飾上予以變化，如四天王所戴的兜鍪，十千天子的王冠，五大龍王的龍冠，各各不同，又如流水有時戴冠，有時不戴冠露出髮髻。

人物的表情，有立、有行、有臥，有胡跪、有跪雙腿的，有盤坐、有側坐，有正面、有側面、有背面，有合掌恭敬作聆聽狀、有伸手作講說指示狀，而動物的表情也不同，卷七的獅子虎狼恭順狀地依偎在大辯才天女的周邊，而卷九的豺狼虎鷲，張牙吞噬地奔向池邊搶食池魚，同樣是卷九的大象，在王廡中的，昂首回頭悠遊從容，而池邊負水的大象，頭向下垂正努力工作。

其次也用具象的手法來表現抽象的概念，如卷七用有金剛杵的圓圈，表示佛菩薩諸天所說的陀羅尼法門，卷九用一圈十二金剛杵代表十二緣起法，以一佛作睡臥狀，表涅槃。

在人物和動物的數量上，以一當十或千，如十千天子，只畫十人，二十大象，只畫二隻，也用三代表多數，如卷七大辯才天女左側，樹下一法師正持經說法，前面聽法者三人代表許多會眾。

其他諸如卷七的五大龍王，一般多作龍面人身，此幅卻畫成人面，只是每個人頭上都戴著一條龍的龍冠來表示他們的身份是龍王等等，無不顯示作者構圖佈局的巧思，及別出心裁的手法。

（三）扉畫奇珍、經變瑰寶

傳世的西夏文獻，以俄國於黑水城所獲者最多，有八千多個編號，而這批文獻，佛經又占大部分，⁵⁶這些漢文和西夏文佛經在卷首

有的附有扉畫，依其構圖和題記的有無可分為五大類：

(1)僅有說法圖而無題記：如西夏文《佛說寶雨經》^[56]、漢文《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57]、漢文《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58]等；

(2)經變圖而無題記：即除了畫主尊說法之法會場景外，又將經文內容情節描繪出來，但無題記，這類扉畫有漢文《妙法蓮華經》的〈葯草喻品〉、〈譬喻品〉、〈隨喜功德品〉等；^[59]

(3)說法圖有題記，但只記人物名號或簡短咒語者：如西夏文《佛說大威德熾盛光佛諸星宿調伏消災吉祥陀羅尼經》^[60]、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61]、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62]、西夏文《妙法蓮華經變相》^[63]、西夏文《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西夏文《大般若波羅蜜經》、西夏文《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經》、^[64]等；

(4)經變圖有題記，但經變圖中，主尊說法圖和內容圖像不相融合一起，而於說法圖外，用獨立的小方格畫經中的內容，此類有西夏文刻本《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65]、漢文《佛說報父母恩重經》^[66]等；…經變圖有題記，主尊說法與內容圖繪聯合成一完整畫面，此類有漢文《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67]、西夏文《河西字道場懺》^[68]、漢文《佛說轉女身經》^[69]等。在上述五類中，一、三只有說法圖，其作用在於莊嚴佛經，而欠缺對經文內容的描繪，第二類雖是經變，但無題記，除非熟解經文，否則很

[56]史金波著：〈俄藏黑水城文獻前言〉，《俄國黑水城文獻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12

[57]李偉國主編：《俄藏黑水城文獻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圖版53、圖版3

- [58] 周心慧主編：《中國古代佛教版畫集》第一冊，學苑出版社，1998年，頁76、77
- [59] 同註58，頁73、85、86
- [60] 同註57，圖版57
- [61] 史金波主編：《俄藏黑水城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圖版4
- [62] 同註58，頁78
- [63] 同註1，頁2447
- [64] 許洋主譯：《絲路上消失的王國-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藝術》，國立歷史博物館，民國85年，頁266、267、269、
- [65] 同註57，圖版52
- [66]同註58，頁90
- [67] 同註61，圖版10
- [68] 同註1，頁2441
- [69]同註58，頁75

p138

難辨別畫的是那段情節，而四、五類，則不但有美化佛經的作用，在實用上，也能從中得知經典梗概，但以藝術技巧的表現手法，第五類難於第四類，它不像第四類是採取分割的畫面，可獨立分別處理，第五類將各各情節的圖像，濃縮成一個畫面，必須顧慮到各自的獨立性，又要照應全體的相互關係，其藝術價值較高，是上述五類扉畫發展的最高形式，本二卷扉畫即屬於此類，故彌足珍貴。

歷來佛經的經變多以壁畫的形式出現，其種類甚多，例如：維摩變、千鉢文殊變、金剛經變、本行經變、彌勒變、華嚴變、除災患變、法華變、日藏月藏變、業報差別變、十輪經變、藥師變、寶積經變、楞嚴經變、智度論色偈變等，^[70]金光明經雖為其中一種，但不多見，《歷代名

畫記》卷三長安淨土院條曾載：「（小殿內）東南角，吳弟子李生畫金光明經變。」^[71]但原蹟已毀，實物如何不得而知，存世相關的金光明經變壁畫有敦煌莫高窟第 254 窟^[72]和 428 窟^[73]及千佛洞第 135 窟，所繪的薩埵太子捨身餵虎的故事，此故事雖是本經卷十第二十六品〈捨身品〉的內容，但同樣的情節也出現在《賢愚經》、《大寶積經》、《菩薩本行經》等經典，很難說一定出自本經，至於扉畫的金光明經變，只有 1980 年 12 月，江蘇江陰縣北宋瑞昌縣君孫四娘子墓所出土的北宋端拱元年（989）漢文刊本《金光明經》四卷本，每卷卷首均刻有經變圖一幅，^[74]這四幅經變圖（圖九），雖其線條細勁流暢，但人物神態板滯，林園竹石背景雕琢繁複，占畫面一大半，使主題不明確，犯了喧賓奪主的缺失，其次在內容上，出土的扉畫只描繪四卷本十九品的內容，而本經依上引周叔迦文的著錄，除卷二已佚，卷三、卷八扉畫無存外，其餘七卷完好，在數量和內容都較出土的北宋本為多，因此本經的扉畫無疑是存世金光明經變中最豐富且最

[70]同註 9，頁 5558

[71]唐·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 冊，頁 805

[72]段文傑主編：《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 254 窟》，江蘇美術出版社，1995 年，頁 207-208

[73]張文彬主編：《敦煌》，朝華出版社，2000 年，頁 66-67

[74]蘇州博物館：〈江陰北宋瑞昌縣君孫四娘子墓〉，《文物》，1982 年，第 12 期，頁 28-35

p.139

有價值的瑰寶。

五、結語

西夏是黨項族所建立的王朝，崇武好戰，西元 1038 年李元昊在興慶府(今寧夏銀川)正式稱帝，其疆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餘里，倚賀蘭山以爲固」，立國後也開始興文治施教化，除了通用漢文外，復創制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並從北宋購進了大量的書籍，使這一地區的文化有了很大的進展，到了夏崇宗、仁宗期間，當時在校的學生最多時有三千多人，西夏的文化及教育達到了高峰，人們對書籍的需求量也大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只靠從宋、遼購買書籍，是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的，因此崇宗時(1089-1139)就建立起自己的刻版印刷事業，到了仁宗時(1139-1193)更加發達，政府設有紙工院、刻印司等專門從事造紙、刻版印刷的機構，^[75]現存國內外的西夏文獻，就多達數千冊(卷)，不少於五百種，可見西夏時期所刻印的書籍不僅數量大，種類也很多，^[76]同時在印刷技術方面，除了傳統的雕版印刷，也採用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以泥活字和木活字排版印刷，其留下來的文獻，種類也有十多種。^[77]

在存世的西夏刻本中以佛教典籍爲最多，這是由於西夏諸帝及后妃，對佛教都極爲崇信，每逢國家吉慶或喪葬大典，帝后必大設法會，刊施佛經佛畫，動輒數萬至一、二十萬卷，因此流傳下來的西夏書籍，佛典佔了一大部份，其中有漢文刻本和西夏刻本，而且這些印本的佛典，有相當一部份冠有扉畫，有的畫風簡潔，線條直率；有的鑄刻精麗，明顯地受唐代佛畫的影響；有的人物造型具有梵畫風格，圖案紋飾仿自敦煌壁畫。^[78]

但這批數量不菲且別具風格的扉畫，鮮爲學界所注意及收錄，本

[75] 羅樹寶編著：《中國古代印刷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3年，頁195-198

[76] 史金波等著：《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早期傳播-西夏和回鶻活字印刷術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29

[77]同註76，頁60

[78] 周心慧主編：《新編中國版畫史圖錄》，學苑出版社，2000年，頁51-52

p.140

文只就其中的二幅，對其版本、內容、特色作一初步的探討，至於討論其傳承與影響，和全面分析、排比西夏扉畫，以及它和宋、遼、金扉畫的關係，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P 141

P142

P143

P144

P145

P146

P147

